

周口历史上鲜为人知的两条人工航道

□ 常全欣

周口是一座因航运而得名的城市。境内的沙颍河、贾鲁河、涡河、汾泉河、惠济河等天然河道,曾在历史长河中呈现过繁荣的航运场景。但鲜为人知的是,在周口,还有两条人工航道,曾在周口航运历史上辉煌一时。

先说第一条人工航道——许(昌)扶(沟)运河。

1959年,“大跃进”进入第二个年头,中央发出“继续开展大规模群众性兴修水利运动”的号召。为发展航运事业,许昌专署(当时扶沟县、西华县隶属许昌地区)决定开挖一条许昌至扶沟的运河。这条运河西起许昌市东南郊,经鄢陵至扶沟县城北汇入贾鲁河,全长约54公里。

当年秋天,动员令一下,扶沟、鄢陵、西华、许昌4县27个公社出动6.6万人,组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劳动大军,开展了挖河大会战。据扶沟县的老人回忆,为了加快进度,县里和公社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的标准,把所有参与挖河的人编为营、连、排、班,开展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夜以继日地奋战。经过一个月零两天的艰苦劳动,许扶运河于当年12月10日竣工。据《周口地区交通志》记录的数据,共挖土472万立方米。竣工时,上级还颁发了“许扶运河通航”纪念章,纪念章上印着一艘巨型轮船乘风破浪向前行进的图案。

作为“大跃进”时期的建设成就之一,许扶运河通航的消息曾被新华社报道。1960年1月8日出版的《团结报》刊载消息——《河南许扶运河通航》。文章称:“许扶运河沟通了贾鲁河等大小河流十二条,并且把十三座中、小型水库和两万多个坑塘连接起来。它不仅可以发展航运事业,而且可以调剂河流、水库、坑塘的蓄水,免除沿河两岸四十二

投笔从戎

九、幕满才俊

袁甲三、袁保恒父子相继离世后,袁家便失去了官场奥援,亦进入家道衰落期,加之袁世凯又无心科举正途,政治前景注定渺茫,看不到多少希望,但吴长庆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吴长庆是将袁世凯带上晚清政治舞台最关键的人物,用今天的话说,他是袁世凯出道后遇到的第一个贵人。所以,对袁世凯的政治生命而言,吴长庆的引领具有绝对的奠基作用。然吴长庆收留袁世凯的初衷并非如此。

为了报答昔日兄弟袁保庆的情谊,吴长庆二话没说就以优渥的条件留下了前来投奔的袁世凯,但这时,吴长庆是以师长的胸怀接纳袁世凯的,把他当做一个个外出求学的孩子,希望自己能给远道而来的贤契提供一个优良的继续学习深造的环境。吴长庆之所以如此信心满满,因为他对自己组建的华丽幕府很是自信。但吴长庆的美意曾令袁世凯一度很失望,袁世凯与这个满是才俊的教师团队也开始了近三十多年的恩怨情仇。此为后话,暂且不表。

吴长庆勤廉自持,儒家雅介,虽好评如潮,但在晚清的官场上并不是很得志。

庐州被太平天国占领后,出现大量地方团练武装。排除从朝廷回到家乡襄办团练的李文安、李鸿章父子,由当地乡

潘复生在黄泛区农场

□ 翟国胜

潘复生(1908年~1980年),山东省文登县人,原名刘开浚,又名刘巨川,坚持地下革命时被捕,出狱后随母姓潘,改名复生,毕业于济南乡师。1931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文登四区组织委员,胶东特委委员,东海边工委书记,文登中心县委书记,中共山东分局组织科长兼干部科长、秘书长,巡视团主任,苏鲁豫党委书记,湖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军区副政委,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行署主任。1949年8月后任中共平原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军区政委。

1958年2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河南在贯彻总路线的过程中,错误地开展了反“潘、杨、王”运动。1958年6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一届九次全会,揭发批判当时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珏、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这次会议认为,“潘、杨、王”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推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把由潘复生主持制定的1953年省政府发布的十项布告、1957年6月省委发出的《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

的宣传要点》,说成是“发展资本主义纲领性的东西”,对潘复生等人针对农业合作化中的冒进、粮食征购高指标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等问题提出的许多正确意见进行批判,并无限上纲。1958年底,中共河南省委把他们三人的言行材料上报中央,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了潘复生、杨钰、王庭栋的职务。1959年3月,潘复生被下放到黄泛区农场,担任副场长。

潘复生在场里分管园艺工作。他豁达大度,心胸宽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更不因受挫而消极气馁。他一边努力劳动,一边总结自己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处处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工人群众之中,没有一点儿架子,经常骑车到园艺场与干部职工聊天,大家都很尊重他。马银泉、刘鼎震、翟相礼等一些中层干部经常到其住室看望他。每次到省里开会,潘复生从不让车接送,而是自己坐火车或坐公共汽车。他以高度的党性修养,正确对待党,对待群众,严格要求自己。

潘复生到农场不久,就遇上一个棘手事件。刚合并到农场的原扶沟种马场,因一些原因闹着要“分家”,一些职工头脑发热,推翻了前去处理问题的场领导乘坐的小汽车。潘复生闻讯后,火冒三丈,立即给种马场领导打电话,“我是潘复生,我郑重代表党中央,严令你们停止闹事,确保场领导安全,把场领导安全送

回。”潘复生是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代表党中央”显然是在说大话,但闹事的职工又实实在在被他的果敢所震慑,风波很快得以平息。

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潘复生都积极为农场奔走。1959年,农场大力发展电力事业。农党委提出“要在年底实现全场一片明”的目标,成立了电机厂,组织研制30千瓦发电机。但由于缺少铜料,进度很慢。潘复生主动与新中国成立前曾在黄泛区一带从事武装斗争的西藏军区司令员王其梅联系,得到王其梅的大力支持,很快,一批铜料从西藏运至黄泛区。到当年年底,原计划的12台发电机全部告竣,从此结束了农场职工点煤油灯的历史。为表示感谢,黄泛区农场还向西藏赠送了一台发电机。

1962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为潘复生彻底平反。至此,潘复生离开农场,调任全国供销总社主任、党组书记,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他的女儿刘国桢在《深切怀念亲爱的爸爸》一文中写道:“爸爸从省委第一书记的位置上撤下来,下放到黄泛区农场参加劳动。当时正值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爸爸就亲自采集苜蓿和野菜拌粮度饥荒。他和农场的群众相处得很好,以至爸爸平反后回到北京,黄泛区农场的同志还经常来家探望。谈起在

潘复生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历尽坎坷,但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坚定党的领导,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1993年10月,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纂出版了《风雨春秋——潘复生诗文纪念集》。

非常
岁月



我家的石磨盘

□ 周建山

石磨盘是用于加工粮食的工具,它是小农经济时代的产物,贯穿了整个华夏传统农业文明的始终,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毫不夸张地说,华夏传统农业文明体现在器物上就是以石磨盘为代表的一种文化。过去在豫东农村,每个村庄都有一两副石磨盘,供本村百姓磨粮磨面用。我家就有一副石磨盘,尽管它早被遗忘在某个角落,但它仍会不时地从记忆的深处跳出来,慰藉一下我的思乡愁绪。

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是天意使然,前不久,我家的石磨盘居然神奇地来到了我的身边。市博物馆征集田野石刻和民俗物件,老家旧时的邻居告诉我,我家的石磨盘还在。顿时,我喜出望外,再三叮嘱他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找到。没过几天,我家的石磨盘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当天晚上,我打着柔弱的灯光审视它,发现我家的石磨盘上竟然刻有“大清光绪十年岁次甲申秋月上浣”的年款,由此,我对这副石磨盘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是天意使然,前不久,我家的石磨盘居然神奇地来到了我的身边。市博物馆征集田野石刻和民俗物件,老家旧时的邻居告诉我,我家的石磨盘还在。顿时,我喜出望外,再三叮嘱他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找到。没过几天,我家的石磨盘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当天晚上,我打着柔弱的灯光审视它,发现我家的石磨盘上竟然刻有“大清光绪十年岁次甲申秋月上浣”的年款,由此,我对这副石磨盘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在没有将其收入库房之前,我不只一次地端详这副石磨盘,每次看到它,内心就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仿佛浑身充满勇气和力量。这副石磨盘历经沧桑,不知磨走了多少人的蹉跎岁月,不知承载了多少悲欢故事。

我家的石磨盘,它从清末一路碾来,见证了历史变迁,在上世纪改革开放的前夕成为历史的“过客”;它磨走了历史的沧桑,磨走了岁月的峰嵘;它虽然淡出了历史的视线,但它并未在历史中沉睡不醒;它展现了其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文明,延续着它生生不息的生命。

张謇的到来,一下引来了很多同年同乡,有泰兴朱铭盘、海门周家禄、江都束纶、海州邱心坦、吴县林葵、萍乡文廷式。吴长庆一并笑纳,其幕府一时人才济济,蔚为壮观。从那时,吴长庆的次子吴保初就在这个一流的“军队私塾”里读书。吴保初(1869年~1913年),字彦复,号君遂,晚号瓣公,以才学和支持维新而与陈三立(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谭嗣同(湖广总督谭继洵之子)、丁惠康(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并称“清末四公子”。

据刘体信的《芑楚斋随笔三笔卷八·吴长庆好土》记载:吴长庆曾给一位官员去信言事,但半年没有回音,吴长庆很是不解。后来复函来了,该官员在信中附言:吴公幕府来函文学水平极高,自己竟不好意思草率回信。只有等他认为水平相当的幕僚到了以后,才令其草拟复函。这个典故有夸张之处,但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吴长庆幕府在当时的声望之高,赞誉之隆。(未完待续)

我是伴随着石磨盘的转动长大

品味
乡愁

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繁荣发展周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投稿邮箱:zkwhz@126.com

新闻热线:0394-8599519

贺龙:逍遥一战扬威名

□ 李郁

1927年3月,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师长。当年5月初,贺龙率全师在汉口上火车,开往河南北伐。

当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八军、第十一军在漯河前线和张作霖的奉系军队交火,战斗非常激烈,奉军把三军打得后退三十里。贺龙赶到后,命令十五师4点开饭、5点进阵地,对奉军进行反击,不许奉军再前进一步。战斗一开始,他亲自开炮攻击敌人,然后开始反冲锋,一举夺下奉军占领的几个村子,确保北伐军继续北上。

过了几天,北伐军到了西华县的逍遥镇。当时紧临逍遥南边的河水不深,四军、十一军要涉水正面进攻逍遥镇,贺龙率十五师开到逍遥镇的下游,迂回到逍遥镇东向西攻打。一天早晨,天还没亮,全师悄悄趟水过河,开始向西运动。带路的老乡指着一个村子说,奉军的师部就在那里。该村子四处是水沟,周围庄稼地里埋了地雷,只有一条路能通过。贺龙趁敌人没有提防,下令冲锋,一下子打乱了敌人的阵脚,向后逃窜。十五师兵临逍遥镇的时候是下午3点多。

逍遥镇的城墙有一丈多高,奉军在城外挖了战壕、散兵坑。当十五师前锋部队一赶到,奉军就从散兵坑里齐刷刷地站起来开枪射击,并开炮攻击。贺龙下令先向后撤,等主力赶到,再组织进攻。贺龙把部队分成几路进攻,派通讯连打先锋。于是,十五师以猛烈的火力压制敌

周口
往事